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師友問答四

與司馬君實書　韓南陽公

某啓春氣已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以往歎批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决然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惑胸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毫幣盡謹具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某再拜君實資政閣下

中之說自對外而為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礙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离

為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化万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晝有晦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散号施令事功之修與民物之戒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善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亂於用則為散變為聯乖為不行為患難無必者有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與司馬君實書二　韓南陽公

某頓首伏蒙枉書教以所不逮甚厚然究極理道非不復無毀諭輒復妄言孚君實審思之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所自出也其以為中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內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喜怒也非指形

嘗竊以為性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室諭之身形也猶室也對外而言則舉室之內皆中也若以太近四旁為中則室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其必又以為發者由中出者也發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君實又以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援證也君實不喜莊及王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之義明之經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易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量動靜語默未始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豈至於不勉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所能辨哉所謂誠者非別有物也但誠其心

而已矣忠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至矣譬如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至者有此鐘豈預設大小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擇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以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允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有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使為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致而皆中節也哉曰唯至誠唯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從之末又引子曰吾無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以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在上者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者也聖人深淵法宮之中其近則百官群吏萬物樂生究其用者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立天下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其故曰明乎此者見天地聖人之心也習靜者盡黜仁聖君見識之言寧有是邪擇善而固執正吾人所當勉者敢不如教不宣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老泉先生

聖俞足下秋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欲書討已達左右洎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悅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

聖俞自思僕豈嘗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耶且以求敘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盡自述其所以不至之事而已不知聖俞嘗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不宣

與曾子固書　　東坡先生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一年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碑雖不指言所屬

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矣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以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察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與修仁宗實錄官書　　淇水先生

天下之術莫難乎文章而文章以史爲難古今儒者之主議論號爲能文章者不可勝數至乎爲史而其氣往往爲之衰其氣雖足以爲史而其辭或不能發明當世之事其辭雖足以發明而又患學術之不精聞識之不博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不足以斷賢愚定曲直其氣足以爲之其辭足以發明其志又足以知賢愚曲直之辨矣則誠天下豪傑之士也而又或牽於私論

左右出入惟其情之所爲而不入於公議以亂大法自古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猶不免有此敢信乎爲史之難也然則得氣不完不可以爲史不明不可以爲史不公不可以爲史史不可去一於三者之間矣而公爲之主焉云伏蒙閣下詔修仁宗實錄則是四十二年之間大聖人爲治之道而君子小人之榮辱其權皆寄於閣下文章義論之任莫大於此者其知閣下之文之明之公皆足以爲之也是以願求見於左右而一賛閣下之盛焉

與紀太博論春秋書　　陳學士

向者請見得聞經義之蘊繼辱書見教以趙盾許世子書弒君不必親弒君弒而大臣不討賊子不嘗藥而父死皆得爲弒不必實弒者若爲諫而書弒無取於史法及公或弒始隱論實閒敢揮手大述作之意以明隱公得失之迹詳矣求專傳所載趙盾許世子止事迹本末大約相符而與弒之文比載學者

不宜更有辭費也然而義有未安不能無疑孔子作春秋君臣善惡得失之迹莫不錙銖輕重必一字以示襃貶之法事同而情異必變文示義凡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書弒君者二十有五其事與爲則或稱國或稱人或稱盜以別之其事不與爲則公子與大夫弒皆稱名以絕之者有之不討賊一其書晉欒亦同爲弒以示史法可也奈何與夫正弒之賊一其書例乎雖然聖人筆削辭約意微表明區別善惡義當自白固不待人而後明果子者止以忠孝不至而責之以弒君之惡不當受文示義託事以見意不得爲比州吁宋督之類同爲一法也若去而三傳存焉宜不至而無三子之傳則盾與止遂爲正弒之賊不復能自白將以鑒其忠且孝子之倫而反穿於大惡矣所謂毋法欵雖公羊謂盾復再見乎經明非親弒葬許悼公明君子之赦止功謂不然盾之侵陳其事全書非以明盾如隱公之薨翬三年復見公子翬逆女至其爲翬輒耶書悼公葬許魯故也會葬則

書不實則不書賊未討不書葬蓋施於魯國目亦非所以教止也其故謂有此之書實不止於不討賊不嘗藥也不識如何感麟之意諸儒異同其指謂仲尼以文王既沒文在於茲已雖無位皇皇天已思天下有王者作庶幾猶有用我者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有俟而行也夫麟亦王者之嘉瑞也必有聖人而後出焉今麟出而無聖人故孔子傷之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明王不興已文無所以行其道吾道窮矣傷之至也麟之出哀公之十四年後二年而孔子卒蓋孔子之感麟時七十有餘歲矣天命既已終吾道既已窮斯其可已乎於是感麟而終為春秋之所聞如此者為非是願闡諭而質正之

與繼大博論春秋書　同前

前月再辱手書見諭以教事皆是之作經之大旨實數家敢敢不二記錄以為師範也久以職冗不時還謝皇恐為深曾冀春秋之書擾左氏記其行事公穀哉其微旨則仲尼之志幾不

得而求之是不可謂無大功於春秋然其間拔凡例或奕大旨有一例而為三說者必以其親接聖人而得其法未可知也聖人措辭立法權宜當禮筆則筆削則削非門弟子所得與為游夏之徒猶且不措一辭況其次乎故其褒貶善惡以當一王之法自謂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文其國史義存隱諱凡有大惡不敢直書撥亂之意深而處患之道微必不暴揚其義以授弟子況當時諸侯之國各有史君臣善惡得失之跡昭然可見仲尼既取而脩之亦以大法賞罰存焉不必盡援直以俟知者之耳就使聖人授諸其徒使之傳之彼既親聞其義則知所為傳無非聖人之法不當誇誣經旨乖謬聖人之意如是也先儒只以丘明好惡與聖人同遂為授經必無此理蓋當時門弟子功聞其義間或得其例略且遠因諸儒雜無三傳與奪其言大約宗左氏而不知聖人之法故彼之與不與未定據也子孟云法三言皆當時公聞之辭因以為韓愈之文

亦因事而為之而未嘗著書蓋不及三傳耳豈其能無辨哉至
於揚雄品藻是非仲尼以來諸儒名負愈世之紙排異端而且欲削
荀揚之不合者其亦無譏矣夫聖賢之心豈好己之勝人而故
有辨論哉蓋悲之而不言無以明吾道折於說非獲已而然也
近世老師大儒能以經術為己任求其如先生者幾希矣夫不
廢人之言不[illegible]之條不自啟奧窔然而聖人之經待人而後傳
如其不傳則已如欲傳之亦將開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
示後之學者不當面議也某緣以私事終不克日侍言論有所
請益其續作之書當出何如

[illegible]論春秋書二　同前

比得書旨不[illegible]然不肯貶損盛意重複開釋其間救明左氏
之學甚要[illegible]國[illegible]於家[illegible]然觀左氏書廣記列國之事不
無浮誇駁雜謬孔子之志若不得此之荀子書也且荀子之書
深闢禮法其大槩一歸聖人之道然時有偏滯未至之處此為

世學者蓋自孟軻而下求其正辞正識為得聖人之門戶者獨荀卿子為子雲退之而已雖其書若不盡純粹皆無叛於孔子自餘諸儒百氏或出或入固不得為夫四子者比也[illegible]神之事亂孔子未言而左氏所載鬼神之事皆混辞無法又為夫春秋書所書或異事豈稽考故推此而言則左氏書不由聖人之法間有之矣近世聖經甚隱世之學者家為異說而莫知辨正又国家之所謂政教禮法未嘗一出於經士君子既位於朝則不復用之而老師大儒廢弃無用又自嘿嘿而無所篤說則是天下常無聖人之經矣昔者孟軻當戰國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聖人之道將絕如綫而軻獨以仁義之說開闢之而其道始明後世賴之以其功業不在禹下故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吾欲放淫辞息邪說以承三聖之後韓愈亦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韓愈乃欲拯之於已壞之後聖人賢士知天命之在己必以身負其道扶持之

不暇甚且用舍廢置或至於孤燈獨夜涕泗橫集其旁亘三復其辭而悲之今天下民力凋敝比之祥符景德之際其創鉅矣倚前里役之蠹不減於舊日破貲竭產而迫於刑戮者不可勝紀日削月朘失其本業一有水旱兵革之變則死亡繼之廟堂之上郡縣之吏未有一疾首蹙頞思起而救之者亦誠何心以先生之賢豈無術以營補救完之不識如之何而使斯民不至此極也其雖遐不肯顧聞其說今日之行非以為利萬一得与外廷之試可言民間疾苦則願以先生之說萬死以獻庶幾吾君吾相能用其術致斯民於祥符景德之際易於反手耳然則先生之經術得行乎耳其亦不得行乎耳其或有行期朔有所請連陰雨雪人馬不前明日遂行悒悒為恨因風無恡教旨

與王荊公介甫書　南豐先生

某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按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知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

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宋
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
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
能揜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變易操切之難有愷悌篤
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廣雖有
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况亦迭不得歸
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怨哉今
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
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歸而不得不有以負言於世
則始汲汲乎於其厚者孜孜乎於其薄者亦庶乎其可也顧反
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其善於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
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操切之法用而怨怒譁興背之情生偏聽
摘抉之勢行而譸詐告訐之害作於是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
已也愈甚矣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

也一日猝然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讟之來誠有以召之也故曰足下無他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逆人言而廣眂聽以謂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逆人言而廣眂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丹於此而觀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毀者足下其毀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某此嫌於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

與王深甫論史書　劉編脩

某自古者為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必褒貶者有所避就也謂之傳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諱國惡耳夫春秋聖人所特作以見一王之法不當引為史例然其諱國惡猶但使顯者隱之大

者微之辭皆有文以起為大抵昧昧都為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避此意猥自託於聖人以是為史未嘗直書直則頭時君忌諱很文斥聖言當世權勢夫人罪過取之以就美好悦生者而背死人不顧是非故賢士大夫之事業有不記者爲僕不自料常欲矯世此微是以竊作丞相萊公傳細繹舊聞參稽異端不可少見凡例矣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歷今手錄公數十年非見而聞也於其行事官爵進退不得如自觀三道之也左丘明世為魯史又親見其事其賢大夫成敗率不過一再書太史公作張良傳稱非天下之所以存亡則不著知古人為史不必瑣瑣豪舉盡錄也萊公事迹在人者多僕特取其大節數事左丘明司馬遷之志也今往通足下以僕則意觀之嘗還示其可否焉太史公作帝紀世或傳武帝怨其刺己而言景帝之短遷以此坐死班固私作漢書幾不免誅蔡邕書斷頭之敗垂為桓溫所殺為史之禍乃至於此所謂不言以起

人之過者身然僕非敢如此以自取直名欲正史法明春秋之指以趣聖人耳然此意未易為俗人道也足下為吾戢藏之使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則吾呈幸矣某頓首

與韓持國論侍讀不合稱師書　周剛

前者所議侍講坐立恐未通暢今再具說于左

一所以言侍講未為傳先王之道者九經非皆出於孔子師儒相傳舛錯謬誤齟齬不安者不可勝數雖通儒不有能通一者也然則於經可謂中有先王之道矣言九經尽曾先王之道則非也又況讀誦章句不敢差跌而謂之傳乎孔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必待其人聰明淵博以通聖人不滯於未學不流於章句而後可以言傳矣今之侍講說經況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言傳先王之道則不可謂之也況可誇於天子之前也傳道非爵位可及豈可一預此職而便指此名哉

二所以言侍讀不得爲師者蓋所謂師者師其道德者也然道德非言不傳故學於師者有問道有請益未嘗聞不問不請而而強聒者也今侍讀之於人主執經在前則不待問而道之不待請而進之出則從後曰姑去耳尚何師禮之有不惟若是又恐有說者以爲師賢不肖然後待其人心服然後師之今天子聖明於侍讀豈不可以爲心服也豈可強屈人主以伸群臣之志乎易曰朋友講習所謂講習者非以先王之道相磨切乎在人臣則講習通於朋友於人主一經講官便是爲師是豈上下之禮乎

三所以言非有司之失者凡朝廷法度著在典籍有司不守則爲有司之過假令朝廷向有令曰侍講師臣必坐而後語而今有司失之則可正之矣今則不然天禧之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異者坐講亦立亦坐皆出人主之言豈嘗爲侍講者定禮而謂之

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官且習不辨礼義而冒居其任乎
將恐今之講官思慮不能偶然過而進言希異殊礼至於太
上欲必得之故推過有司耳
四今之議者將曰人臣何嘗不坐於上前今過而使講官坐以
示尊德樂道何害義論甚詳以為不然凡禮之所貴貴正邪
於未形朝廷之上几席之間逼近至尊坐一伏便是大事
人主有命許之與人主不命請之便分逆順豈可苟借容悅
而無義以處之也是故逆莫大於逾分亂莫大於要君惡莫
甚於阿私罪莫重於罔上今非師而求以師礼見待是逾分
也以尊德樂道之名脅持主上求必異己是要君也此二者
講官之失若有司知其非義而以出於賢者不敢辯之是向
私以強為之說而曲從相合是罔上也此二者有司之失蓋
行節所謂其實者皆以善為之而不知義被之虛言而不敢
符此之謂矣不可不察也

與王介甫書

劉絢脩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意張侻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有姦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與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實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而言名号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迫自收解其

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詬安得不納而謂其頑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自之細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急利聚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豈在唐虞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免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至大爲說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然迹嗚矣術揚接猎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自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貸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功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盛宮室部語言富不孝者皆自至今日然之勢也介甫用一年事其弊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廖中弟書　陳了翁

尊兄集自録不曾示人僅子密收之既出跡文則此書自不當
已孫自孽子操心慮患切謂不得並公然況非獨一已之心一身
之患乎初以尊兄私史歷宗廟責當備小而要求之門人語人曰
日録所載問答之語自有先後先書余日後書上日安得謂之
壓乎以此驗之彼豈不知壓宗廟為不可哉愚弄士人以圖厭
私雖其門人多由之而不知也若使曉然知之豈敢曉然助其
詆悖哉兄既曰義理端不忍中默昨章疏言主術之罪大於桀
紂又引孫叔敖夏桀商紂不定国是之語以攻秦轄彼皆轉易
吾言包藏以待所頼聖主察知曲加保全故未至誅殛爾此身
徇國本無畏死之心但死有輕重不可不慮吾聒聒而不忍默
者所以處其死也此身灰滅之後憎愛不相洽之時萬一吾言
獲伸兩詆乎有則吾聒聒不爲無補不猶愈於黯黯就盡長負
詆誣之至而了無事過之益乎然則死不足畏辭不可已身可
殺也心不可屈吾兄勇太忍心於春秋當知兄垂絶之言爲不得已

也情境相望恨不得相見每一念私史則湯然不復顧計矣老況愚不可移乃如是乎

與友人書　甘陽先生

某再拜某至此一見足下鄙心油然已有願交之心庶幾日親講學以進於道然尚䟽一城中或至十數日不相過雖言笑猶不接則道義之益無以望矣某嘗謂世之學者名為文章未始不欲立言者將以為後世法也使其言中於義理則先聖人固已道之學者將習讀發明之不暇又何其私有其說而自載也使其言不中於義理則雖中人且不屑取之況欲齒於先王之言而為法於後世哉蓋道始於堯而備於孔子孔子之後無以加矣可加非道也孟子之徒知義理無出於孔子故未嘗立言然而反復論辨不止者直欲終身不忘於孔子之道而已故其大則欲發明聖人之微意使吾道有所傳授而不可息其次則排斥異說與吾道為之御侮而不可勝唯有所傳授故道無行唯御

之御侮故道益明世之學者有功於道不及孟子之徒遠甚而立言乃欲過之余見其自絕於道也其往者輒不自量學為文章既而若有所發中道自悔視前所為殊可羞恥乃一切棄去又不自量將以鄙淺不明之質執殘編斷簡欲求聖人之意於數千百年之上其為力雖勤而不知其果有得之歟非歟然鄙志以為聖人雖去而義理固在果知義理之所在則雖數百千年之上猶今日也譬諸觀水苟知性之趣下則雖江河淮瀆之別細大曲直之殊以此理求之無往而不得其性也某近以此識求論語因妄為之解不敢自異於先儒欲以發聖人之微意俎精若得失自知不明首篇雖已具稾未敢自謂其然輒取質於左右苟不叛道願教示之庶幾得卒所學幸甚甚

與程正叔書　同前

某嘗謂聖人智周萬物亦之全未有知其心固知有不同矣然推孟子之言豈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前日所云

亦取諸此非謂無毫髮之異也此義甚暑者旣聞先生君子之
言骨反而求之若有所得參諸前言往行又無所不合至若服
膺不敢失庶幾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切謂吾儕相授亦云
允執厥中則所謂中者無他此心而已此心卽天地之心以其有
知故謂之心至虛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高明廣大無所不盡
故謂之性變化不測故謂之神可以推而行之故謂之道可以
得而有之故謂之德孔子絕四四者皆私意也一物存乎其中
則與天地不相似亦尚孟子異矣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學問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
皆然心爲甚絕四之外此心無所偏倚其至明至平甚於權度
之審又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之神與此心
無一惟有所不盡故與天地不相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皆此心之謂也此心所敬莫非義理人心之所同然故
守之所敬無有不在也以人心之所同故老來教云亦子之公

可謂之知其良心之所謂亦皆指已發而言之今之言赤子之心止論其未發之際故切謂純一無偽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書一節所謂循此而行無往而非義理言雖無病殊覺人氣味竊意不而思之力學者之言害道無沉浸醲郁之氣此則淺陋之罪至不永歲先生以已發為赤子之心其亦以未發為赤子之心若大本之實則甚易先生之言未有異也且解赤子之心一章不同且亦切謂赤子之心恐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故孟子言之更不必一一與析其同異此所以取而為言固未曾以已發為大本也先生凡言心者皆謂已發而言但未發者前心体昭昭具在謂之無心可乎切謂心自有体已發者乃其用耳此事乃所深疑未喻則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教示不宣

與謝昌國論西銘書　　白雲先生

道之大原本乎三才自三才之分上而為天下而為地中而為人謂之人則長不盈數尺其道蓋與天地均大並盡其道者言

聖人獨得其大者曰大人知有數尺之身而不知其他者曰小人是以人道之中上而為君子下而為疲癃矜寡既同宗同氣雖存德賤仁亦從賤形亦同並大無二道也至其則合德之大賢則秀異而出故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特出乎其類者耳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皆以人道配天地而言也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者指前所言自太極肇分人立乎中以參天地之理論之無貴賤小大皆一所謂理一也其間貴者貴於人道之中賤者賤於人道之中薪者自薪治者自治此皆自人道別而言之各有所表所謂分殊也理一則無賤民分殊則有貴君縱志述事無乖離人道始於事親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一也生則盡其道死而後已也過此以往有不必言之銘無與焉楊中立先生謂其言體而不及於用同於墨氏兼愛此正與孟子言孔墨相為用之意同善於之而非者也愚民不知三才之理一而反謂分一於西

銘之義兩失之楊先生論西銘盖初見伊川之時久則猶是說矣先生西銘之論多於中庸故當觀先生於中庸不嘗數先生於論西銘之日也且自墨子以君臣並耕爲義是不知理一者在道分殊者在事而欲去君臣之分同並耕之事此亂天下也孟子闢之而後分始明後世分明之極至於殫竭天下財力爲宮室車服飲食聲伎以私一人奢侈之奉而致煩賦重民失其常皆不知恤又豈知同胞之民當均所養哉此張子之論所由以發所以救分殊之弊也伊川曰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正謂是也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謂張子之言也然理一之道在君分殊之道在臣民文王之時无凍餓之民知理一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知分殊也理一則愛民故无秦皇漢武之事分殊則尊君故无墨子並耕之說墨子既不知理之一而謂分之一如此則民得以戕君矣後世分殊已極不待張子言此張子所以務明理也理一在君亦難人言是以姚其辭

庶言之者无罪耳伊川先生訂此銘以示門人使之知理明分

法不仁之習以進乎夫人之序然後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之

道可得而議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

書

師友問答

與程伯淳書　　　　芸閣先生

某啓昔在京宵得去見今茲累年夏病居家久不治間毋聞動止以慰瞻仰比日時暵伏惟奉親眷德福祿學止某自聞橫渠見誨始有不敢自棄之心乃知聖學雖微道在有德不能千里往見有愧昔人然求有餘師方懼不勉但執事伯仲與橫渠始倡此道世俗訕訕和者蓋寡雖自明之德上達不已而禮樂之文尚有未備學士大夫无所効法道將興歟不應如是之晦此有道者當任其責嘗侍橫渠每語及此心實病之蓋欲一見執事共圖振起不識執事以爲然乎未獲侍坐敢祈自愛以道

與右司理書　　　　浮休居士

司理下執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興大編副以手書喜幸而嘗讀

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喜者見人見俗目偟恐之物固不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沉浮然者嘗未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後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閩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衣者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雖特人為之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宗敢遽然聞命以求多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皆形瘁心至于今日曉得聖賢之書窠味先王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剗迹變姓名入江海則與脫髮秃形彰者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悔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先言不讎之訓苟吕君賜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為不孰歟者又皆蜀

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眞時嘗山任師中在幕府常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熟文而少政事前輩發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當時雖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既年齒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為學者所共趨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猒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曲乖錯不可勝數以无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

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鄉黨好身以我自觀亮覺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鄭明允先生公子聞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聰與人講說亦以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於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聰亦自負之語耳近歲其論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貫其兩隙今又敢為下執事夫君子之道學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係其根性利鈍唯政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政事乃其緒餘耳偶因執筆不覺一隅幸士以為忽非惟左右之為獻隸告之誠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常夷甫書　　王深甫

回啓宿來尊體万福補之兄弟同朝議呈上切愛其引拾遺傳以謂礼意善當如此更請與賢郎致之果合否夷甫謂天子諸

侯當以在位為世疑未可通解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

三十年為一世則世之名本以父子而設此天理也如兄弟亦

可為世則在位或三年或五年於王者世而後仁之語害矣又

傳稱天子諸侯之繼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謚法又未嘗謂兄弟

繼国為世也聖人於万世皆正其名況人倫之最大而可以悖

其名乎廟緣孫嗣祖而立孫嗣緣親而生親遂降於父子設商之

為太甲盤庚有兄弟六人相及則當祧其考廟矣父為天子子

為天子乃不得承嗣其父則先王何為而立廟也禮傳於子歲

不同之論多矣吾從所當推義以正其趣也如吾輿用之不可

議侯面詔講

與潘州老書一　　穆堂先生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職業老人寢饋或至中夜得息故不

果每作報大谷去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所及

詩中多佳句甚嘆伏也晉主夏盟而子楚非所以為晉氏也然其

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之矣文公之知趙衰不將壺餐從徑而不食也與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元大小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无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當季共曰以講斈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答

與潘叔恭書二　同前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月之長雖荷顛倒之意不獲終詞頃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竭也嘗謂求之埶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斈之疵如此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弒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国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焉非欲食

惡衣服卑宮室殺殺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中也執一而廢百小道哉故大人弗爲故者暴於物之迹也雖學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驗險阻以求必行此者民以智爲賊者也吾意竊此不審得然否

與衛永老書三　同前

某頗有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焉之變況此瑣屑末勝其羈者乎凡所爲牽羈瑣屑牽而措之以吾常而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離於鼓鞞已爲容與於胸次則行於爭名乎戈之間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万物使得其職耶弥老弃勲愿之京師三大節開市共蒲博之禁弛三日而得發大相懸有對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未寫得可逕附遞至吉文間十

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驥文及亡幅徃矣若尚能少留今
晚年過我僅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與秦太虛書　同前

某頓首屏弃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自長晉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莊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僭何敢當元禮管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必尋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万夫舉手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卧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曷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僅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窮疾謹勒手狀不宣

與王雩書　同前

某頓首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患不足副所以來故久不能

作友庭往往獲見眉宇孰觀所惠書詞意深厚蓋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然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丈夫成者蓋如此顧不肖無以啓益左右亦一再即日盛暑伏惟侍奉万福未緣會集頻思雍容欵笑惟強學自重

與王觀復書　豫章先生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万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吕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

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可三年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礼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礼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千万委之以九鼎之重顧淺陋不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

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莫甚
副此意所問勸教弟求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如此
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尺圭角
耳任家李渭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友皆不易得也所
寄唐人諸詩篇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兼使君所欲作記極不敢
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衆冗過日愈不暇
望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吏者既到官渠當數有人還眉州令
自此求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為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
奉命未成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茱萸閒十篇思深處遠佳
作也亦恨雕文勝耳不肖在巴峽閒所得人有李仔任道本椊
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
有王庠周彥萊州人行已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王向氏
屢嘗得官因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為規
模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猾也故亦有淵源耳有趙縝子智者

衆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爲有用之言然觀其作人亦可知也蔡
相次律張溥寛夫自不肯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事優
於寛夫他日或可望爲中州名士也有廖鐔宣叔者嘗東學京
師才性明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
美聲遺之所謂稍見涯矣雖屢相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庭堅既
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老家姑以是人事屑客堪窒
今白方能作書遣來人作書又草草于方衆恐公至吏部改官
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庭堅頓首公受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根中原直驛如流雖南北
可數書不比劒外六牂柯夜郎之渋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
何靜翁不苟草而靜翁乃去不得不肯書盡爲根究恐小人輒
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子歳登一種極枝頭出於遺腹者大
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飫此品凡一月此不虚來
但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衆耳一歎一歎

與劉器之書　龜山先生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惡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者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于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為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過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无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故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若我輩闒茸不能逍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長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為之也公孫丑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自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其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為之而不為告子之所易者見其必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其所以不動於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見其非專為發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致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其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其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此心

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與李端叔書　周待制

某自游京師去老母側四經炎涼又困羈窮學藝不樂車馬聲色先所挂意又貧不能自給思歆旋舟而返輙汎洑而行順陸而超自淮阻淅觀風物之變更閭里社之盛衰入門而拜裝降堦而拜親戚弟而升堂捧觴而為壽覆醆而宴樂東出夜起歎仰視雲漢自愁遷挨轍而上神欲騰亦雲霄而游誰能與人競得失爭是非嗷嗷於膏火之中耶故每得乎寡事聽神清氣遠之君子與之促膝而談交臂而行恍乎不知日入乎虞淵而月溯乎連石也其不知者皆不謂之好異則謂之不肖去年今年至太學聞山陽李端叔志雖小官不肯蹈俗吏所為請于逆顏可揖以樂飢可親以磨鈍諸者皆士友而未止於是願目而心誦之思其為人也嘗曰如斋尚於脩竹幽姿自宜言而勁節難犯其出言論議嘗如激石之泉揔林之風凝氣立騃不為鄭衛清角激楚

以媚俚耳屢欲見而未能也前日特謁以叩閽吏適不避近擕衣以往抱數而歸又嘗聞諸耆壹端叔以不腆爲可語敬置之齒牙間亦欲見而未能也前日特謁以叩閽吏謂童陰作而恒礫淵蠶繭絲而斷絃絕氣同而類偶雖天壤異機而呼吸應至理有相動相感雖遠而近雖離而合比嘗試使秦青韓娥於西逹之衢按轡正衽慢聲而長歌行者爲止譁也爲默其心戚然者則撫膺蹙頞嗚呼歎嗟涕隨而不禁其心戚欒者則抵掌頓首譽雀讚美笑歎而不止悲樂不同而知秦青韓娥之歌則一也而韓娥秦青亦喜其藝之不虛逞而事之不徒作也不然則環坐以聽視其能度聆其抑揚以爲戲事无所干其悲樂曲未及終馬鼓而車行若未嘗聽歌無復狼顧耳今以絕世之歌爲戲事者往往皆是也昔季子觀樂於周而知風俗之治乱子期聽琴於伯牙之門知其意在於殺然則得人之言者顧不及此歟矣哉交首睨語指天日而喻心腹然後爲相知鄭端叔盍亦因此知

不肖矣其先壯誠願持寸梃以撞鍾垂尺綆以測海鍾雖不鳴當有拂焉海雖不至當有濡焉較其所得不猶愈乎擊羣而雷鳴探淵源而見底乎文將馳騖駑駘之足以隨騏驥轂僞蹴之翼以追鴻鵠跂幾龍騰電逝百舍而一止雲栖霧翔千仞而一下聞其長嘯睹其羽儀豈不壯哉豈不壯哉奮筆而成聊以擴意非所以為文也技黔驢之技以信可否

與少游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无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

其所以見祀公又何取乎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其於當御欵段乘下澤候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恭奉之懷願因侯以聞焉其幸其幸

與翟明叔書　　爲學士存

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物茫然不知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如夷狄蠻貊聽其方言之人聽華人之音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字者攷釋訓詁馳役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不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強澀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南海翟公好古文日夜誦習其下筆力有詰擬而意切讀之有不能句

句者以是運不得志於有司同進士之時或疑狂頗有悔欲為新麗敏熟之句以易其業而見謀於予予曰子必勉之矣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世之學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為當世言相諳語也後世之注釋者不能盡也是後世之學者不如三代之民也非子之恥也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

與劉秉議論兵勢書　　玉臺王公

參議得制閣下賞愚不能量天下事勢嘗宜三國所以分吳蜀之兵不能當全魏亦明矣非其無賢智之士為之謀勇敢之將制其兵然而不敵者形不便勢不利也自晉室南遷天下離而為南北宋武一時之雄與崔長江之兵長驅入秦兵不勞而關中定然亦不能守也至隋文滅陳天下始合而為一故杜牧論天下兵謂不得山東兵不可去隋文非宋武敵也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觀之天下之大勢可知矣然而吳蜀之地更數姓累數世而後能為天下為一者亦以其地險阻

可恃者止能為固而已今者山東之地悉為虜區而大河之南長江之北寇盜殘暴千里无煙天下之所恃者獨有關中耳請言關中之勢左殽函右隴蜀南有巴漢之饒北有朔方之勁騎踐華為城因河為池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天下沃野千里自古謂之天府今則不然殽函河華之固敵已據之而朔方之勁騎乃吾腹心之疾所謂沃野千里如京兆鳳翔皆傷殘之餘民不得耕者累年于茲矣土之不及素強之秦次之不及新造之漢秦自孝公以來戰勝攻取始皇因之遂亡諸侯積威効之餘故也劉項相距滎陽成皐間關中無事蕭何時出兵潰衆會上之絕遂滅項籍二者皆非今日比也天下之所恃者獨有關中而關中之勢今復如此然則奈何古之善用兵者必審知彼己而定其攻守之計使敵有可乘之機亦須吾有必勝之畧吾兵強而敵弱則利於攻吾兵弱而敵強則利於守所謂守者非畏敵也以守為攻以緩為速耳天下固有計策同而成敗異者蓋

蠡謂句踐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而郾閭審龍文子以勸家敗以
紹之師徒精勇將士思奮及今時早定大業而卒敗於官渡
田豐欲以久持之而紹不用欲攻而不知守欲速而不知緩再
計之失未有如紹者也趙充國之擊先零持使宣不出師務以恩
信招降李泌勸肅宗不欲速宣先事范陽其言若不快人意然
而宣帝用充國計卒滅先零天西羌肅宗不從泌謀雖得兩
京史思明再亂終唐之世不能有河北攻守緩速之勢不可不
審也如此關中之勢雖不如漢時然亦可因其資持重自守以
收英雄內修農戰敵雖有黨亦勿先動俟吾將良卒銳衆怒氣
飽然後起而乘其弊不及三年可以得志古者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區區之小功不足以易吾之大計若釋羈縻之索而決
成敗於一戰非計之善也伏惟閣下挺英宏博智略之明敏
出佐宣撫軍事真一時之選而幕中之奇也今夫狄猖獗毒流
中原主上越在海徼汴都之祀無所傷悠志之士憤惋究因之功

天下屬望惟宣撫相公與閤下其人也今天下之大勢賞其已略陳於前而關中之勢將久為亡賞一个戰士卧者埋守近者不自知其愚輒援范文正公初居喪上書陳宣撫相公兵事二策幾皆言戰而其大意則務万全圖久安无望於速成无貪於小利使功成而无後害今復以嘗存章獻于閤下當見之執矣伏惟少留意而念焉天下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

書

師友問答六

答胡旦書

秀才即先輩人來得書切知宰邑適愉悅之外感荷踧踖兼艴招得爲文會良朋美信莫尚於茲其書其書兼忝自嘗甚咸鎬問今已六稔再遷家兩遇權停貢舉罷於中支離契闊幽憂愁苦大丈夫壯節殆亦銷鑠今吾子書中悼余家貧授寡交往閱歸人免我者也古人所重者良友結識其道信徹切磨其何莫由斯故吾布衣家爲奔走之交實又介推爲急難之友垂在信史有志者慕之余每自惟元其才大略以爲慷慨事之元喜辭優子以爲君子儒而吾子過聽之名相厚之甚也往年得讀禮之書前歲備謂也之會今春得其問之信偶見見惠然相顧之賢豈易不去乎君子存其交而後求語不去乎君子以文會友

古樂府有結客少年場今二者君皆兼之恭承徽音敢不勉信
與傳以為學文之職也古人云易失者時難得者知音余嘗見
高祖以武取天下而文帝以道德化海內措刑不用幾四十
年于時最稱洛子而年少者有賈誼觀其所上書真卿相材也
然當宣室受釐之際思鬼神事詔詢問之不免膝之前席然終
不能大用惜哉迨至有唐貞元長慶閒儒雅大備洋洋乎可以
兼周漢也帝王好文士君子以名節文藻相樂於升平之世斯
實天地會通之運也自數百載寥遇盛事今錫為君偶斯時焉
自呂狀元家正得第之後有御製詩以賜之聞所制中得句上
倡和昔漢世祖以外戚傳賜竇融以向得書賜王畧唐太宗去
宗與侍從自以文賦相疇酢今復視之况吾子負倜儻之氣懷
磊落之材將來振海內之名鼓天下之動廣視闕苦於場屋飛
聲走鄉黌於公庭高擢榮名在亞坐會稽賦滄海授撾十二而約取
巨鼇也孰不偉之然錫自以君書三復閱繹其中有五府來奉

公有宋孝廉三才子也君欲以文彩對稱與之相較勝亦猶洞庭震澤幅員千里吞納江漢雖飛濤激湍而浮天沃日得不委之壯哉眞揚雄中蔡邕家孫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淺近許而為交遊若使各言其志則余嘗聞孟軻稱仲尼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又曰至仁無敵孔稱顏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勿曰德不孤必有鄰設使至孰如至仁自然無敵德苟脩而衆善必為己鄰名載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礪其行成而名榮人莫得而勝之也又何必肝膽楚越而使人莫己勝也昔郭代公在國子家寄三百萬錢適至為喪難者告之傾裝以贈代公器局之名從而得之又至起知舉人命曰敏中踈貧故甚公而訣以狀元待之白敏中曰一第何門不致奈何輕我至於斯則交友之情從而見矣器局之名當師郭代公而求之交友之情當全兼白敏中而修之則何適而不為君子也吾子勉之暮春之月必獲命焉會捷取非晚於極務深讓暴書感謝書勉詳察不

宣京兆田錫再拜

答臧丙第一書　河東先生

吾子責我之書咸意皆是也然我謙謙不敢退讓于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己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以公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止于古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而豈以私責於我乎及觀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使我昭然若惑於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我道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登我之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窺乎聖人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乎此者固為難矣吾子勤而謹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于是者始由吾子之道而來吾子能知是也我得以一二而言之耳嗚呼聖人之道傳之以有時矣三代已前我得而知之三代已後我得而言之在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熟而行之用化天下固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乎辭也昔先師夫

子大聖人也過于堯舜文武周公範周之德將表古之道將[illegible]
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遊廢礼亂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
于下也付其德而不付其位亦天之意欲有由乎付其德者以
廣流萬世不付其位者亦拘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得
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今則有闕焉是謂以政行之
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獨有其德世不任于當時之政功德被乎
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者能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當
得而觀之耳歿後浸微楊墨亦亂聖人之道將復隊矣天之至
仁也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知其
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闢之聖人之道
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又嘗得而觀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
道火于秦黃老于漢天知其是也再生楊雄氏以正之聖人之
道復明焉楊雄氏之書吾子又嘗得而觀之耳楊雄氏沒佛于
魏隋之間訛亂紛紛用相爲教上扇其風以流于下下承其化

以毒于上上下相敝民若夷狄聖人之道隤然告逝无能持之
者夫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通氏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
出百餘年俾韓愈氏驟登其區廣開以詞聖人之道復大于唐
爲王通氏之書吾子又嘗得而觀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亦嘗
得而觀之耳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虛言
哉自韓愈氏沒无人爲今我所以成章者亦將紹復先師夫子
之道也末知夫使我之出耶是我竊其器以居耶若竊其器以
居則我何德而及於是者哉吾子之言良謂我得聖人之道也
則往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求將友之則我尤從今之述作者
乎今之述作者不足以觀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嘗
得而觀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答臧丙第一書　　河東先生

吾子再遺於我之書觀之甚三復而歎嗚呼聖人之道果在焉
哉矣吾自將後魏從我者三二人而已請其教而尊乎我則世之數

子依吾門而是居矣若吾子之好我也匪已之道勝已之辭[illegible]而廣之使我誠之非其賢而有文義而有勇則烏足以言徵之哉增之以既高循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於是吾子之言誠爲多也獨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辭其文兼其政遂其用簡于人其功改于時吾子得之而不以爲已之善取而議于人議不在人必在于道吾子之言于我也果在於道矣議其辭而取其道我足以勝其吾子之取乎吾子取之于六經誠是也辭之於我誠將報其可而已矣文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无實實有其華則日經緯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華而无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之於文得而行之者有時矣吾子今取于我也非不知吾之得也將責吾實之可行也不可行也故知吾子之好我也在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弥光矣文之異于古

我怨之久于是得其辭而不足復其說也吾子其早宜慎而重之使我尊于古也敬而循之使我專于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於教也謙而行之使我備于德也畏而言之使我危于辭也矜伐于今之文則出爲我之眾人矜伐于古之道則我爲世之化主之言也謗取于小人不取于君子若取于君子者則吾子之言也不得謂我爲古矣吾子遺我之書纂燕然如言之不能及豈憂於道也世何得于斯人哉我何得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其文之困于時也將困于時則我有吾子在矣若吾子不在於此則我之文焉道也豈能昭明于先師夫子乎吾是以告子吾子不擇言之數也時有聞乎我則道有幸矣豈獨我身之是爲利也

答臧丙第二書　河東先生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于言而強于道全乎力而合乎人尊我之誠能大于此誠之專我若是也則三有其辭始言於子

曰學進于古文矣外諸聖人之堂將入乎室也再言學于曰子
之文克肖于古聖人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尚先師夫子之
文並而顯之亦不廢矣又言學于曰子為宋之夫子矣如是也
數斯深矣言也小慚于大息曰其傾言也義止于古是曰其強
道也聊用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于賢是曰其公人也如謂
吾子之不仁是吾不能也乎不材德无尺在於此苟虛其包而
授其言則使二三子鳴其鼓而攻之于我我豈能逃其二三子
也若其吾子之言有可疵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
之道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乎其果不在
乎夫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乎我也則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乎今
而反取于古也專於政理之文是我獨得於世而行之聖人之
道不謀于己曲乎其志從乎其深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於我
矣又若夫有文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於我也曰果
在於我也夫聖人之道文學而知之者不得學為之為果也生而知

之者既得謂之為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偷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偷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自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況今之人溺于譁俗奔於利勢能求于身能志于道我若從其師以學之則隨而亦化之矣若學之曰果也以有滯于道哉今之學者依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人之道則不謂之為學也能學于古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之道在于今之學者之道也我不自于學而能之是言曰果也故我之自言得于聖人之道也不曰從學而求也我若學而得之不自曰果也又若孔子者周之大聖人也生而不自知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不自知為大聖人也若不自知為大聖人也則又何言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孔子豈以自知為聖人也即尚當時之人爭一国之位苟存乎霸而已教非不治于世也當諸侯用伯明德弗宣是見陋於霸學也夫苟與其時孔子

豈止位及于一國乎教治于一世乎將使堯舜之垂衣裳也若其執御耳夫刪詩書定礼樂賛易道修春秋孔子寔其道之不行也故存其教之在其中乃聖人之事業也後之斈者著一文撰一書皆失其正務尚于辭未能知其聖人述作之意文安可出于詩書礼樂大易春秋之外以用其文而行其教也固然矣聖人之道豈以復能刪定賛脩於詩書礼樂大易春秋即曰果在于我也但思行其教而已矣其為教也曰道德仁義礼樂刑政得其時則執而行之化于天下不得其時則務在昭明于聖人之德音與存其書使不隕墜何必刪定賛修乎況經聖人之手者文无一不備矣文苟不備則不得為聖人之法也何足為聖人乎夫我言聖人之道果在於我也即不在刪定賛修也在于此世吾子言及於是也亦失于辭之執耳若吾子以我為求之夫子也亦在此矣天下之知我能如此也亦若吾子之謂我矣又何誣于子也誣于天下也况聖人之道不可誣于人也苟可

誣于人也則三尺童子坐于儒宮端弁以覡師其民以師其之曰聖人之道在于斯人也如是誣之可信邪不可信邪孟軻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賛脩於六經也揚雄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賛脩于六經也聖人之道孔子刪定賛脩之天生德于孔子不可借也孟收揚韓廠或緒告微或廠文告晦則持而明之開而闢之從于孔子之後各舉其辭各成其書以佐於六經是曰得聖人之道也得之也三子不在乎文字况聖人之道不可文字也得之者是曰果也我切自比于三子之行事言之為聖人之道果在乎我也亦不為過矣亦不在于刪定賛脩矣又若譏六經于仁人不譏于不仁吾子之言誠是也我雖巧飾其辭而能拒之哉吾子能譏于我雖非其至仁亦死辱其吾子之譏也譏之者不易納之者亦難譏失于譏則為不知人納失于納則為不度己能知乎人能度乎己是曰君子也是曰智者也吾子譏之于我不失也我納之于吾子亦不失也又蕘於我而

敢謗則敬授命矣敢不承教然其間有疑者許可已哉若謗之取也无擇于君子小人則君子之与小人道同是也又何辨其等倫哉若君子觀我之文謗將何取若小人觀我之文謂我矜伐于今之文也將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則務將教化于民君子誠之小人歸之則謗之為漸也何由而起哉若以文矜伐于今之文也則不在于古之文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輕淫侈靡張皇虛詐苟從時欲求順已利是可取謗于人也况我之文不在于此无求利无從欲則小人觀之何得謂我矜伐于今之文哉謗不可因而生也若其君子之与小人俱不可取也固為然耳復何談哉若以堯舜之理則君子之与小人俱被其德不能與謗則謗從何而來矣桀紂之代則君子之与小人俱蒙其惡是能與謗則謗有自而作矣夫彼堯舜之德也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而无小人則不得謂之為全德也何足為興乎家桀紂之惡也亦先君子而後小人

若獨有乎君子而弃乎小人則不得謂之為全惡也何足為王
乎君子既被其德況乎小人乎君子既蒙其惡亦況乎小人乎
若以我文之比于君天下者則有間然矣夫君天下者善惡賞
于當世存亡係乎一時唯文之与道觀其時而行之觀其時而
藏之時之能行即見用當世時之不行即將行後代則又安得
毀堯舜桀紂歟其等倫哉孔子之于周也未聞當其時而能用
之見阨于世見毀于人吾子固亦知之耳若其畏君子勢而小
人衆也則是君子之道窮而小人之道勝也知此則君子之不
及小人也明矣況乃死此豈君子不能成其毀而小人獨能流
其謗哉若苟有是則君子反為小人之未耳我之言曰謗取乎
小人者蓋謂時不能之也不敢乎君子者謂知其道之有其益
伸也夠我之能死其可謗于小人哉時如不能行之即不在乎
天下小人之謗亦不行矣時如能行之亦不在二三君子之譽
亦為行矣君子亦不能譽小人亦不能謗用与捨屬諸時歟嘗

謗屬諸令聖人之達節也吾子來書欲我廣于謗畏于道我固前言援之耳亦不敢飾虛辭以拒其教也若吾子緘其口而默其言又何輕弃于聖人之道哉辭之可復我故以答將謂勉謗而取謗也則深為失耳我若不知吾子之道賢乎是也則謂勉而取謗也我實小人也我之前書責吾子異宜思之恩之如有可復將俟于後命耳吾子之戒于我我豈忍違其命也重以辭報義勿能止非吾子德廣潤深則不足如是也前人之所謂三有其說于我也敬從其言而慎勉之於乎終日論道非不專專于力也是非得失能取于其間者而今而後益有望于吾子矣不敢虛也不敢誣也

答友生問文書　張忠定公

我才足下嘗聞交不本勢利真丈夫之交談不亂得喪真君子之談通論乎是吾友其人矣切嘗接武亦既宴語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斷直乎今而洞乎古復肯加顧博我以文長牋巨編通

為友勸覷乎其文健若使万人之敵其理切特尺徽勸之言方
譬登崑丘者高雖難為山瞰鼇海者江河拙於水又焉思其志責
時文之理於彼人斯於戚文者儒之職言者文之端乎誠備矣
得不出靈狂迅以尽已之進退歟嘗試論之曰天地闢聖人作
大朴散礼義道謂乎五常所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籍所以找
天地之塞万古而下其誰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无以定其
分朝會損讓非文言无以格其体政以正之非文言无以道其
化樂以和之非文言无以節其变感迹於行事播於文章遺垂
人之道我也有旨哉故鼎有銘而樂有詩礼有誄而書有誥紛
綸異制六籍兼備焉周漢已降代不乏賢視文之否臧見德之
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古正之辭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
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出乎是者其焉及乎生之
文理雄富談議正直允所謂文夫君子歟如予顓蒙何勝喜稱
丁丁友數寧幾報雁即不知韶前音之如何方今明天子在上

子將出仕更賴正人多所訓導耶且報復意不能悉其白

答朱嚴書　　　　　富春先生

足下索日前損書敘往哲之作斥近文之弊劈析當否詞理昭晰真立言之徒也而又不遺无取很習其所以然何卑詞下礼之甚耶僕顧淺陋固不足以辨析是非然感意不可以虛拘故聊述其標槩文之繁久矣源於離騷衍於子虛上林汗漫於晉魏浸衰於齊梁已降今之世尤甚焉何則師道喪而詞人衆也師道喪則簡易之理亡詞人衆則朋黨之爭起故往往激昂自負曰我工於手筆薄于小文而不為嘵嘵口相和以成其名洎索而觀之則支離重複孟浪荒唐之詞无所不有古非古律非律既不能刋正經史之誤復不能明白仁義之奧但拔說蔓語駢章數句長其編大其軸以多為貴耳斯實蠹教賊文之首者也何嘗切犢其事欲抗疏於丹陛致書於春司大為之防不制其弊退含遏頹波正流俗蓋有位君子之急也非韋布之士所宜

言者志行古者但當全其道於已講習與朋友間俟其達則施於人而厲於君未幾足下言果及此甚爲鄙心合但是非依違之說爲何所著豁積異耳夫古聖賢光明後世邈不可攀者非他蓋始於信道篤而自知明不顧時之毀譽然後能成一家之書以左右大教未有流俗上下而能儕乎百代不朽其名者法言曰群言乱則折諸聖又曰大人之言為道小人之言為利也足下師孔宗孟交荀友楊尤病今文之冗長必欲袪須為簡使聖朝言先技雜章句卑下而詞振起斯誠有志執聖訓以救群言之乱者也既固其道則黙身行事當一斷之於聖人毀譽榮辱必求諸道道苟在焉則毀斯譽辱斯榮矣道苟未至則譽斯毀榮斯辱矣文安可以賢賢所尚而貌其所守者由是而言則是非依違之說不足惑章句可知矣若猶有取嫌之懼則足下之志果何利矣其謂道何何歷觀古人著書者雖居窮厄羅讒謗幽囚不肯枉其而自尋足下猶賢勝尤勤賢公卿畀其日揚于王

庭安知向所謂祛繫爲簡使聖朝立言无枝葉不自是下始始顧勉之而已不宣何頓首

答劉裕書　　　　紋南先生

丙子歲霜風晝霞寒見子於都下次年春邑方盛會子於洛中秋夏之交又見於閔君石余與子俱生聖世曾无豪髮功以致君澤民徒碌碌奔走於道路間有暇則滯墨深賤不過道才業是非沂乱而已夏四月丙子居長安長安子故里也南山之阿舊廬在焉每春爲鄰雲元秋天雨餘則登前崗倚高木以望渭北山峯森然聳列故都宮觀若在坵墟思漢唐其業之盛君臣行事之跡未嘗不感光陰而歎淪廢之速也亦由杜預惜梁公之易変蓋有志之士願寸陰而思立功勞能也况僕言棄意於行道而敗君澤民世哉若此則獨能无感乎夫揚雄臨高其見必深根擊當厲其聲以嫉善得扺而然也如僕者所謂之其地也而復君子之行規道不階弄孫小人之進恥面不如子都彼降志以

趨貴勢而寵而附權豪者其進文為易也顧吾輩能為之乎自守約者不易衷而獲辦善守者不降借而追道僕尚需徹但守其道而不易衷其志而求移文奚患乎各在一隅去千里也哉夏無多高墨章濃綠草曲花謝新豐酒濃所恨者不能與子長吟發變高步放志把筆叙事質而不文餘願養性育和善自愛重

答喬適書

穆先生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始讀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

悔而思忽然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貞之士世豈獨乏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迁溺深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于古矣其書豈之問則曰將斈于今則庸成淺陋將斈于古則懼不取名于世今宜何者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之下嘗少秀之在懷進取之機及斈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于中為是以在書見問其求才而弃于特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无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斈如舊者不識其愚且蔽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盖感其聲而求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斈乎古者所以為道非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今君子其在上也則礼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說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書稱焉

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耳而皆反乎身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无所成乎君而成乎人其在下則无所悅乎親而將乎其身窮也達也皆離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殉窮達又各係其時豈古人之道有貴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古與聞于言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无擇將懼純明之性浸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多識宜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舍力行而弗止則必至乎名之大者矣予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

答謝景山書　蔡端明

某頓首啓景山足下夏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間景山所稱道而僕所不願為者因專往問焉而時中欲景山思而從之不敢

深于文辭也近蒙示書盈千百言引諭雜類要當守而不奪者
蒙欲一一然然使景山固而不移特唱于人亦未造之大者也其
嘗謂景山好稱李韓杜輩詩賦於人今而曰既師其意又師其辭
何患且喋喋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某謂由道而李文道至
爲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爲文之本文
爲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曷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
文辭而言故有是云某嘗敢鄙文辭哉顧事有先後耳某之爲
文无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无足旌也又病景山
譽世人之不已知務以文詞有位求合而曰吾以文求止於有
位於道爲無在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且困隧求知於人无媿
又云有數頃田必歸耕海上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
吳某雖乎躁也夫者易進而難退循者難進而易退吾與循君
子皆不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世
賢人自進爲説苟有異於某之說雖前世賢人某不從矣其嫡也

佛肸召而欲往焉孟子未遇於魯侯斯二者何求哉是安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血壯度之頹際今而日非血美壯之未得慎意際之攖斯而景山未之思歟夫聖人之言吾長之賢人之規古賢之有人加言於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其言竊吾亞人堅者之說喜甚而且媿焉其言異乎是吾將惆之豈暇受而不為辱乎小人之辱君子不辱也景山取之哉抑慎之心日益損於景山又云若使其年四十而畢辱未必能如己之活然不苟也其又復講之益惑豈行己之誘歟如景山且不能自見信尚何望於衆人雖然其無求信於人自信其明身之窮泰不得而知之吾學遠近力窮則已其所自信者不却行而安動也今日視前日猶能樂其所是而恨其所不至使年益加而慮益廣豈肯捨所樂而從所恨哉亡景山別久思一相見以道所懷今雖辱辯其詞非求勝於景山豈隙已之所守抑未知景山以為是非也誠以為非是幸亦諾焉求不敢憚煩於屢告也不宜其煩言

答李詡書一　　六一居士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非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与孟子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辯況脩未及孟子揚韓之一二者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嘗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言所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耶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書二　　六一居士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說脩

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乱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国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者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无言盖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无常必有

以學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學之者亦矣故曰因言以及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而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

世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必脩身治人爲急而不務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弃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礼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勸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与書之習与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者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合也諭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讀者可以無惑矣予之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孔司戶文仲書　　司馬溫公

三月二十日司馬某頓首復書司戶秘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弟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辛甚辛甚某愚陋無堪居常未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先之畜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猶懼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某昔也聞諸師友曰文學之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愧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用於諸侯之國而能端委束帶立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衛其民是亦文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

之所以為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文者積于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天文者雖不文焉而亦可以兼得之矣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中亦將兼棄其所文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奚足累其方哉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為獻不宣某頓首

答韓秉國論中和書　　司馬溫公

丁通直承蒙貺書審起居安和手書豈不諭見與景仁書似在論

誠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喪久矣某近中不論所以必欲
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一一盡同而已
邪聞秉國有論其不勝其善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性也然某
竊慮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所論然
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
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庸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
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
之外則不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寂而皆中節謂之和乃
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寂則靖此誠如所喻然所謂虛者非
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
息之間天升淵沉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
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

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至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其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靜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欲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

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易若治心養氣專以中
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轇轕縱橫至一以
中待之無有不中節矣東國文子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
以謂虛心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皆出於無然既有
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其嘗謂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
指未足以為据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万化為非天地之心
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万物
也若皆寂然至無則万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
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无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
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与不及過与不及而皆為災害必得中
然後和和然後能育万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
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
極則否若循環之无端万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皆天地之心欲復著陽生之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貴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亦為之解其罪甚矣亦不自識其是与非也抑求之亞言不若驗之實事切問秉國平日好習靜其不勝區區願秉國試驗習靜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某之煩言哉惠厲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

代人為先君求文集序書　　六一居士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竊聞傳曰言之无文行之无遠君子之所斈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言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

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
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
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
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
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
孟二家載詩書周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
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
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
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
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
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
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
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世

終果能長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數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蘇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醇爲時推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式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答祖擇之書　同前

脩啟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有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道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在千里之外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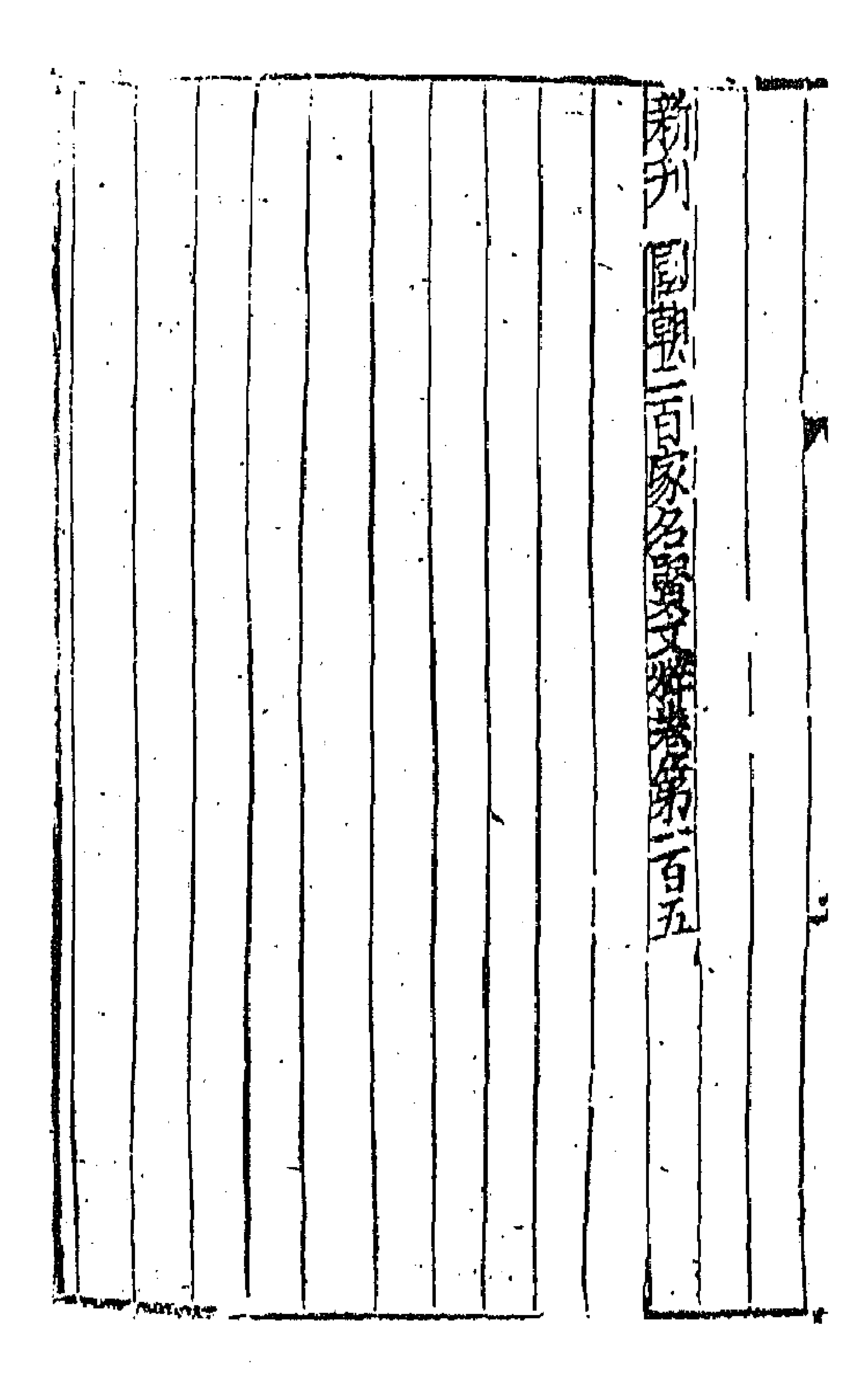
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後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廢而今世无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反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而則鄉曲之見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

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是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甚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是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云

答徐無黨書　　同前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至於辯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太銳又嘗取信於先儒苟以爲然雖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

昭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一餘年死而入廟
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脩春秋乃与之諸
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
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
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
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
耶故某嘗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
略開其端吾子又能自思而得之不宣脩書白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